

中华大方略全书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厚黑宗说

智慧宝鉴

〔明〕李卓吾

尊秦皇颂商韩
斥孔孟诋道学
去天理存人欲

一反千古之谤
莫肯埋照溺俗
澄清人伦物理



中华大方略全书

厚黑宗说

(明) 李卓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厚黑教主”独尊的思想家李卓吾	(1)
自序	(8)
李温陵传 袁中道	(8)

◇其为文不阡不陌，搃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

◇公气既激昂，行复诡异，斥异端者日益侧目。

◇才太高，气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图圉，惭柳下而愧孙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

焚 书

焚书卷一·书答	(12)
---------------	------

◇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尝不可使之知也。

◇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乱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

◇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精则一，一则不二，不二则平；一则精，精则不疏，不疏则实。

◇但知为人，不知为己；惟务好名，不肯务实。

◇真英雄子，画作疲软汉矣；真风流名世者，画作俗士；真啖

名不济事客，画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负。岂不真可笑！

◇然天下之倔强而不得道者多矣，若其不得道，则虽倔强何益，虽出家何用。

◇有大才而不见用于世者。世既不能用，而亦不求用，退而与无才者等，不使无才者疑，有才者忌。

◇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

◇无己，故学莫先于克己；无人，故教惟在于因人。

◇阿世之语，市井之谈耳，何足复道之哉！

◇世间是非纷然，人在是非场中，安能免也。

◇人生世间，惟有学问一事，故时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饱耳，非有心于不求也。

◇爷之极为翁，爹之极为老，称翁称老者，非奴隶事，独非儿孙事乎？

◇盖世之君子，厌常者必喜新，而恶异者则又不乐语怪。

◇以酒为乐者，以酒为生，如某是也。以色为乐者，以色为命，如某是也。

◇所谓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强者有搬运之能，弱者有就食之策，自然生出许多计智。

◇狂者不蹈故袭，不践往迹，见识高矣，所谓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谁能当之，而不信凡鸟之平常，与己均同于物类。

◇物不经锻炼，终难成器；人不得切磋，终不成人。吾来求友，非求名也；吾来求道，非求声称也。

◇愚以为强而好察者，或可强于一时，必不免败缺于终身；可勉强于众人之前，必不免败露于余一人之后也。

◇真舍己者，不见有己。不见有己，则无己可舍。无己可舍，故曰舍己。

焚书卷二·书答 (43)

◇夫妇之际，恩情尤甚，非但枕席之私，亦以辛勤拮据，有内助之益。

- ◇今之学者，官重于名，名重于学，以学起名，以名起官，循环相生，而卒归重于官。
- ◇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
- ◇惟是世人无才无术，或有才术矣，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趋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毙。
-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处必寡，其瑕疵处必多，非真具眼者与之言必不信。
- ◇仆隐者也，负气人也。路见不平，尚欲拔刀相助，况亲当其事哉！
- ◇盖众人之病病在好利，贤者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诱之，则其言不入。
- ◇视亡若存，真英雄豪杰，诚不同于时哉！
- ◇周善藏，非万全不发，故人但见其巧于善刀，而不见其能于游刃。
- ◇大人者，庇人也；小人者，庇于人也。
- ◇凡自负远见之士，须不为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为市井小儿所喜可也。若欲为市井小儿所喜，则亦市井小儿而已矣。
- ◇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过于平常也。
- ◇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狱有佛，即赴地狱。
- ◇孔林风水之好足以庇荫孔子，则是孔子反不如孔林矣。
- ◇盖祸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见倚伏之机，故宁处忧而不肯处乐。
- ◇世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耳，毋患魔也。
- ◇谓身在害之外则可，谓身在利之外即不可，盖皆是见得无所利于我，而后不肯为耳。
- ◇天下之财皆其财，多用些亦不妨；天下民皆其民，多虐用些亦只得忍受。
- ◇若夫不中不才子弟，只可养，不可弃，只可顺，不可逆。逆则

相反，顺则相成。

◇参禅事大，量非根器浅弱者所能担。今时人最高者唯有好名，无真实为生死苦恼怕欲求出脱也。

◇委靡浑浊而不进者，不及者也；好为高洁而不止者，大过者也；皆道之所不载也。

焚书卷三·杂述 (72)

◇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

◇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

◇孔子之道，其难在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

◇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

◇夫神道远，人道迩。远者敬而疏之，知其远之近也，是故惟务民义而不敢求之于远。

◇盖有此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

◇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

◇今古豪杰，大抵皆然。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其实我所说色，即是说空，色之外无空矣；我所以说空，即是说色，空之外无色矣。

◇学道贵虚，任道贵实。虚以受善，实焉固执。

◇余性好高，好高则倨傲而不能下。余性好洁，好洁则狷隘而不能容。

◇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

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

◇吾闻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当行之言。吾尝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见立言者之难矣。

◇高下者，权衡之谓也。权衡定乎一时，精光流于后世，曷可苟也！

◇富贵荣名，无谓可乐，此但请客时一场筵席耳，薄暮则散去矣。

◇爱客为上，好贤次之，整而洁又次之。然是酒食也，最日用之第一义也。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

◇淡则无味，直则无情。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神伤而易弱。

焚书卷四·杂述 (108)

◇何以谓之至大？以无大之可见，故曰至大也。何以谓之至高？以无高之可象，故曰至高也。

◇佛是体，菩萨是用；佛是主人翁，菩萨是管家人；佛是圣天子，菩萨是百执事。

◇夫世间功名富贵，最易埋没人。

◇夫凡民既与圣人同其学矣，则谓满街皆是圣人，何不可也？

◇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无官，是不欲官其才也。

◇好看者，致饰于外，务以悦人，今之假名道学是也。活动者，真意实心，自能照物，非可以肉眼取也。

◇勤者，龙象也。懒者，无志也。若安坐而食十方之食，虽呼唤亦不作者，无耻也。

◇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

◇故观君子小人者，唯观其报怨报德之间而已。除此之外，君

子小人有何分别乎？吾见在小人者更为伶俐而可用也。

◇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伤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

◇夫佛以生死为苦海，而今学者反以生死为极乐，是北辕而南其辙，去彼岸愈远矣。

◇世人唯不怕死，故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圣人唯万分怕死，故穷究生死之因，直证无生而后已。

◇化他日之钱米，养不惜羞之和尚，出入公私之门，装饰狗脸之行，与衙门口积年奚殊也！

◇日能明于昼，而不能照重阴之下；月能明于夜，而不能照殿屋之中。

◇丈夫汉喜则清风朗月，跳跃歌舞，怒则迅雷呼风，鼓浪崩沙，如三军万马，声沸数里。

◇侠士之所以贵者，才智兼资，不难于死事，而在于成事也。

焚书卷五·读史 (141)

◇夫文章可以起病，是天下之良药不从口入而从心授也。

◇彼以世不足愤，其愤世也益甚；以俗为不足嫉，其嫉俗愈深。

◇遇得其人，则一言以兴；遇不得其人，则一言遂死。千载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尽养寿命也。

◇夫申、商之术，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视之尽如指掌也，然则祸患则自己当之矣。

◇余谓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声，而不知手亦有声也。

◇夫古之圣贤，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尔思。

◇昔时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

◇盖技巧神圣，人自重之。能为人重，则必借重于人。

◇佩玉名为随身之用，事亲之物，其实思患豫防，文武兼设，

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与井田寓兵同括矣。

◇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则可藉以行立；苟无骨，虽百师友左提右挈，其奈之何？

◇盖古人贵成事，必杀身以成之；舍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今天下之所称友朋者，皆其生而犹死者也。此无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

◇愚尝论之，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于秦，吴起之于楚是矣。

焚书卷六·诗文 (155)

◇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见俗人，故自壮至老，无有亲宾往来之扰，得以一意读书。

◇富莫富于常知足，贵莫贵于能脱俗；贫莫贫于无见识，贱莫贱于无骨力。

◇患失是伊何？去日已蹉跎。患得是伊何？来日苦无多。

◇十八罗汉漂海，第一胖汉利害。失脚踏倒须弥，抛散酒肉布袋。

◇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卧，晨兴粥一瓯。

◇近水观鱼戏，春山独鸟啼。贫交犹不弃，何况糟糠妻！

◇青翠满池台，徒增静者哀。一步一回远，君今去不来。

◇本无家可归，原无路可走。若有路可走，还是大门口。

◇笑时倾城倾国，愁时倚树凭阑。尔但一开两朵，我来万水千山。

◇世事真同水上浮，金龟好换酒家愁。山东李白今何在？城下唯瞻太白楼。

◇坪上无花有酒钱；谩将沽酒醉逃禅。若言不识酒中趣，可试登高一问天！

◇持钵来归不坐禅，遥闻高论却潸然！如今男子知多少，尽道官高即是仙。

◇先师无戏论，一笑定千秋。白雪难同调，青云谁见收。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怀古独称刘。千寻铁锁沉江底，百万龙骧上石头。

续焚书

续焚书卷一·书汇 (178)

- ◇凡为学皆为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
- ◇且夫形、神，两物也，生即神寓，死即神离，神有寓有离，形有死有生，则神亦与形等耳。
- ◇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圣万贤同，彼无加而我无损者也。
- ◇“说法教主”四字真难当。生未尝说法，亦无说法处；不敢以教人为己任，而况敢以教主自任乎？
- ◇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余也。
- ◇匈奴贵少壮而贱老弱，况鳏寡孤独合四民而为一身者哉！
- ◇名利无兼得之理。超然于名利之外，不与利名作对者，唯孔夫子、李老子、释迦佛三大圣人尔。
- ◇我性本柔顺，学贵忍辱，故欲杀则走就刀，欲打则走就拳，欲骂则走而就嘴，只知进就，不知退去，孰待其递解以去也！
- ◇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但世人自迷耳。有名而死，孰与无名？智者自然了了。

续焚书卷二·序汇·说汇·论汇 (192)

- ◇故时时用兵，时时禁谕诸将，无一字而非恻怛，亦无一字而不出于忠诚，故天下士咸愿归而附之，而乐为之死也。
- ◇常人犹不可不学，不学则不知道，而况于事君之道，而又况于内阁史臣之道之犹不易者耶！
- ◇夫宴坐则逸，知逸则宜，知宜则顺，是为冥契。

- ◇三圣如海，四贤如江河，其寿皆与天地长久，虽中寿亦上寿也。此之谓朋友之寿。
- ◇既自刻矣，自表暴矣，而终不肯借重于人，倘有罪我者，其又若之何？此又余自是之病终不可得而破也。
- ◇学同业，术同方，友爱同气，同以下人为心，同以上人为志，此宜同者却不知同，顾唯知有名字之同。
- ◇天下唯知己最难，吾出家以来，本欲遍游天下，以求胜我之友。胜我方能成我，此一喜也。胜我者必能知我，此二喜也。
- ◇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
- ◇是故以利交易者，利尽则疏；以势交通者，势去则反，朝摩肩而暮掉臂，固矣。

续焚书卷三·读史汇 (200)

- ◇一进一退自有定数，一胜一负自有定时，而况于生死大事也！迷者俟命而行，达人知天已定。
- ◇是谓损福以灭祸，灭福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

续焚书卷四·杂著汇 (202)

- ◇所谓继往圣之圣人也，犹未为难也；在此方则为东土第一代祖师之祖，所谓开来学之圣人也，难之尤难焉者也。
- ◇嗟夫！释迦传衣不传法，传与补处菩萨者，衣也，非法也。
- ◇故唯圣人乃能处死，不以必死劝人。我愿学者再三吟哦，则朝闻夕死，何谓其不可也乎哉！

续焚书卷五·诗汇 (204)

-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谁识桃园三结义，黄金不解结同心。我来拜祠下，吊古欲沾襟。
- ◇中州自古多才贤，去夏逢君汝水边。君时读书二百里，我亦

西行有半千。

◇鸣琴人已去，琴台犹在此。人今不复来，岂谓无君子！

◇望海不见海，海望欢声起。顺风而疾呼，通州二百里。

◇文章惊人手，傲世非丈夫。侠骨香仍在，埋头好读书。

◇激浪奔雷万马追，黄河南出绕长围。我今欲渡河东去，为报天风且莫吹。

◇文经武略一时雄，万里封侯运未通。肉食从来多肉眼，任君击碎唾壶铜。

“厚黑教主”独尊的思想家李卓吾

《厚黑宗说》是厚黑教主李宗吾极为尊崇的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的著作。李贽公元一五二七~一六〇二年，号卓吾，福建泉州人。他做过二十多年小官，后来从事著述和讲学，因其坚持与代表儒家正统思想的宋明理学派的不同思想，后屡遭迫害，最后屈死在狱中。他的著作被明、清的统治者列为禁书，但大部分仍流传下来。本书着重选录直接记载李贽生平及其思想的原始资料，让读者直接了解这位思想家一半唯物，一半唯心的学说；正象他自己说的那样：“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迁，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

李卓吾公元一五二七~一六〇二年，名贽，号卓吾，自称温陵居士、百泉居士、龙湖居士等，福建泉州晋江县人。李卓吾是明代的革新派，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和要求，无论在批判儒家还是评价法家方面，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他前辈的进步思想家。

泉州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商业城市。唐宋以来，就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之一。李卓吾出生在一个商人兼地主的家庭。他的先世几代从事航海经商。明中叶以后，由于日本海盗的侵扰，“海禁”加强，封建官府对商人百般勒索，他的家境逐渐衰落。到他的父亲李白斋时，既不能经商，又没任职，是一个普通封建文人。这种家境使得李卓吾对商人寄予深厚的同情，而对压制商人的封建官府和道学官僚则逐渐滋长了不满情绪，所以他从小就最讨厌道学先生。由于家境衰落，幼年丧母，李卓吾不到二十岁就出外谋生，“鬻口四方”，使他对社会情况和下层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多的了解，并养成了“不受管束”的性格。李卓吾尽管对孔孟和朱熹的东西不感兴趣，学不进去，但为了“假升斗之禄以为养”，找个生活出路，便在他父亲的督促下，背诵了一些别人为应付考试而写的“时文”，于公元一五五二年参加在省城举行的“乡试”，居然考中了举人。公元一五五六

年被选授为河南辉县教谕，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活。

多年的官场生活，使李卓吾对道学官僚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公元一五六〇年，他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到任不久，因父亲去世，回晋江奔丧。当时以严嵩为首的道学官僚集团，面对倭寇入侵，不仅不组织抵抗，反而“祭祀海神”，骚扰人民，杀害抗倭将领，破坏抗倭斗争。结果造成东南沿海倭寇横行。李卓吾“夜行昼伏”历尽艰苦，走了六个月才到达晋江。然而晋江也不安宁，倭寇正在攻城，城内正闹饥荒。各阶层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抗倭斗争，李卓吾也率领本家弟侄登城防守，艰苦奋战两年，才暂时击退倭寇的侵犯。公元一五六四年，李卓吾复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不久，又接到他祖父的死讯，必须再次回籍安葬。为了节省一点盘费，他将妻子和三个女儿留在辉县，买几亩田地耕作度日。然而贪官污吏因勒索不遂，便借口漕河船运用水，“尽彻泉源入漕，不许留半滴沟洫间”，使百姓无水灌田，人为地造成旱灾，使得李卓吾的两个小女儿病饿而死。李卓吾从这样一件亲身经历中，进一步看到道学官僚虚伪无耻、凶恶残暴的丑恶本质，因此更加讨厌道学官僚，经常和上司意见抵触，以至因“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到公元一五八〇年，他在云南姚安知府即将任满时，便坚决辞官不干了。在这个时期内，他曾经学习过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家王阳明的学说，接受了一些唯心主义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完全受王阳明学说的束缚，而是利用其中强调个人主观作用那些观点，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

李卓吾辞官之后的二十余年，绝大部分时间住在湖北的黄安和麻城。晚年又到过山西、北京、南京和济宁等地。在湖北期间，他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破天荒地招收女学生。他的讲学也受到进步人士的欢迎，以至“一境如狂”。同时，他同道学官僚耿定向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尊法反儒思想。耿定向家住黄安，曾先后担任福建巡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左侍郎、户部尚书等职。他在张居正变法期间，就积极靠拢张居正，骗取信任；而在张居正死后，他又同守旧派一起迫害变法革新的人士，并对李卓吾妄加指责。李卓吾面对守旧派的进攻，逆流而上多次写信批驳耿定向等道学家，鲜明地举起了尊法反儒的旗帜。耿定向等道学官僚为此恼羞成怒，加紧了对李卓吾的迫害。他们一面污蔑李卓吾“左道惑众”、“败俗乱世”，一面勾结地方官吏，雇佣流氓打手，到处驱逐李卓吾，并捣毁了李卓吾寄居的芝佛院和准备死后葬骨的塔。这时，李卓吾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再表示“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势”，坚持尊法反儒的决心。他说：“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继续坚

持战斗，毫不动摇，并陆续公开印行了他原来不想公开发表的《焚书》、《藏书》等重要著作。公元一六〇二年春，当李卓吾已七十五岁高龄，避难通州重病卧床的时候，道学官僚趁机下毒手，由张问达出面上疏，明神宗亲自下令，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名，把李卓吾逮捕下狱，逼死狱中。他在临死前作诗写道：“但愿将书细细观，必然反复知其是”，仍然坚信自己的尊法反儒观点是正确的。

李卓吾为了更好地批驳儒家的陈腐观点，读了韩非、柳宗元等法家书籍，也研究了各代历史。在这基础上，写了很多著作，其中重要的有：《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史纲评要》、《初潭记》和《四书评》。这些书大体可以分为文集、史评和书评三种类型。《焚书》、《续焚书》基本上是文集，里边收集了书信、诗文等，大部分内容是对儒家、道学的揭露和批判。《藏书》和《史纲评要》是姊妹篇，都是打破儒家传统偏见，对明代以前的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评价，但体例略有不同。《藏书》采用纪传体，涉及从战国到元末大约八百个历史人物。李卓吾在总目和一些纪、传的前后往往加上评论、夹批，集中阐述他的观点。此外，在人物的安排和叙述上也明显体现褒贬之意。例如，将农民起义领袖列入“世纪”，与历代帝王并列，将“儒臣”放在“名臣”的后边，将程颐、朱熹槟于“德业儒臣”之外，等等。《史纲评要》则采用编年体，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直到元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摘引史料，加以评论。《续藏书》和《初潭记》也是通过评述历史反映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见解。《四书评》是李卓吾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所谓儒家经典的批评。按儒家传统，对《四书》只能注疏或解释，而李卓吾则称“评”，这本身就是反对儒家的大胆行动。李卓吾的著作针对现实，旗帜鲜明，生动有力，集中表达了尊崇法家、反对儒家；主张革新、反对守旧；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进步思想。

封建统治者把李卓吾的著作视为“异端”，极力加以攻击。他们说什么李卓吾的著作“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一再下令焚毁。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攻击他“非圣非法”，“罪不容诛”。可见，统治者把李卓吾的著作简直看成是洪水猛兽，恐惧到了极点。然而，李卓吾的著作却受到进步人士的欢迎。尽管屡遭查禁，仍然广泛流传，一些生前没有刊印的《续焚书》、《续藏书》等著作，后来也由他的学生和朋友刊行问世。

热情称赞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先秦法家人物，是李卓吾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十分敬佩先秦法家面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抗，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变法革新的大无畏精神。他说：“成大功

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于秦，吴起之于楚是矣。”虽然有人骂他“残忍刻薄”也不管，他们“任事”、“任怨”、不怕“杀身”。李卓吾对先秦法家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讲求实效，提出“富国强兵”的耕战政策大加赞扬。他说：“古之圣人，言必可用，用必其言……吴起、申、韩其最著也。”他称吴起的主张“用之魏则魏强，用之楚而楚伯”；商鞅相秦“卒至富强而令秦成帝业，虽能杀其身，而终不能不用其法”；申不害能使弱小的韩国“国治兵强”。所以，他认为商鞅、吴起、申不害都是“英雄”、“好汉”。李卓吾曾拿法家的杰出思想家荀况同儒家的“亚圣”孟轲做了一番对比，认为荀况的主张真实有用，切合实际，各方面都比孟轲高明得多，因而对儒家抑荀扬孟的传统偏见十分不满。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李卓吾“喜读韩非之书”，认为韩非如能得到秦始皇的重用，一定在政治上大有作为。总之，他认为先秦法家人物，“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

李卓吾对秦始皇的评价，更是逆流而上。历代儒家都咒骂秦始皇是“暴君”、“无道”，李卓吾断然斥责儒家的咒骂，肯定秦始皇“混一诸侯”的功绩，称颂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李卓吾认为秦始皇采取的废分封、置郡县和“焚书坑儒”等革命措施，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反动儒生搞复辟遭到镇压是自取灭亡，根本“埋怨不得”秦始皇。李卓吾热情地赞扬秦始皇是“千古英雄”，“掀翻一个世界”，“挣得一个天下”，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此外，李卓吾对汉初推行法家路线的汉高祖、汉武帝等也都给以充分地肯定。李卓吾认为他们是“大有伟略”的。他说：“为君者汉唯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耳，余尽奴也。”汉宣帝曾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何足委任。”李卓吾对这句话十分赞赏，认为是“千古不易之谈”。他说：汉初的贾谊“通达国体，识时知务”，“至今读其书，犹想见其为人”；晁错“募民徙边，屯田塞下，削平七国”等开发边疆、巩固统一的政论“皆一时急务”。汉代的桑弘羊，一向被儒家污蔑为“聚敛之臣”，李卓吾则认为他是“富国名臣”，比“名虽为学而实不知学”的儒臣好得多，称赞他“既有心计，又能用人”，“不待加赋，而国用自足”，对国家的统一和富强作出了贡献，并针对明代情况深有感触地说：“桑弘羊者，不可少也。”对秦汉以后推行法家路线的政治家，如曹操、诸葛亮、柳宗元、武则天、王安石等，李卓吾也都一一作了肯定。李卓吾对明代万历初年推行变法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也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是“宰相之杰”，是有成就，有功劳，值得学习的榜样。

李卓吾所以能对法家人物和推行法家路线的政治家做出比较正

确的评价，是由于他看问题的标准。首先，根据历史材料，凡是被儒家吹捧为“贤者”，他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凡被儒家骂的最厉害的，经过分析，他认为应给予肯定。他说：“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次，凡是有成就的，他也都给予肯定。他认为凡是能“成大功”的人，都有一定的办法，而且各个时期的办法并不完全一样，“汉文有汉文之术数也，汉高有汉高之术数也”，必须“因其时，用其术”。儒家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治理不好国家。可见，李卓吾推崇法家人物，并不仅仅是为了“一洗千古之谤”，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扫除道学家那种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的腐朽作风，发扬法家不畏强暴、勇于革新、注重实际、言行一致的精神，以便实现“因其时，用其术”的变革理想。

为了回击统治者与道学家掀起的尊孔复古潮流，李卓吾向孔夫子发起了猛烈进攻。他反对以孔夫子的是非为是非，反对“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认为时代不断变化，是非标准也就不同，所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就不会有是非。他认为，没有孔夫子也能堂堂正正做个人。“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卓吾还尖锐地指出：孔夫子也是个势利之徒，“不能无势利之心”，他在鲁国如果没有大官做，一天也呆不下去。这就撕下了孔夫子“至圣先师”的面子，把他从“圣人”的宝座上推了下来，有力地回击了道学家尊孔复古的理论。李卓吾对儒家经典也极为蔑视，认为“六经”不过是“史官过为褒崇之词”，“臣子极为赞美之语”，是一些互相吹捧的话；《论语》、《孟子》只是孔孟的迂腐、糊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的笔记，是孔孟针对那些迂腐、糊涂弟子谈的，怎能当成“万世之至论”呢？孔夫子的弟子们所以把它说得神乎其神，是因为它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是道学家的一种借口，是弄虚作假、藏污纳垢的地方。

同时，李卓吾对继承孔孟衣钵的宋明理学和道学家也进行了激烈地抨击。李卓吾认为，儒学早已过时了，继承孔夫子衣钵的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只不过是“附会”、“穿凿”的东西，根本谈不上什么学问；力捧孔孟的道学家都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两面派，表面气度不凡、实际上是与猪狗一样的衣冠禽兽；只有“好名”的、“无用”的、“欺天罔人”的人才讲道学。李卓吾揭露道学家“欲以周公之礼乐，治当时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为后世之必当复，一步一趋，舍孔子无足法者”，是离开孔子就不能走路的复古狂。李卓吾还嘲笑那些自命不凡的道学官僚，“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